



混血女人 最新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之谜

WUNXUE
NUREN
ZHEMI

丹尼尔·建宁 / 著

以一名医生的道德观点来看，我热衷于对我朋友事迹的宣扬并非毫无害处。因为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才华是针对犯罪，这样，我在向读者描述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展示了大量罪恶。就像伦敦淫雨霏霏的雾天使人消沉不振一样，旁观种种罪行也会潜移默化地使我们看不到善良，以为世界充满邪恶，甚至会使意志软弱者与自己想像中的世界同流合污。因此，我在发表那些案件时，尽管我极力渲染福尔摩斯的非凡之处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仍不免怀有内疚之情。

群众出版社



混血女人 最新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之谜

WUXUE
NUREN
HIMI

丹尼尔·建宁 /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混血女人之谜/丹尼尔·建宁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14-3359-3

I. 混… II. ①丹…②建…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5186 号

混血女人之谜

著 者: 丹尼尔·建宁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com

信 箱: qzs@qzcb.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82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359-3/I·1418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引 子

以一名医生的道德观点来看，我热衷于对我朋友事迹的宣扬并非毫无害处。因为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才华是针对犯罪，这样，我在向读者描述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展示了大量罪恶。就像伦敦淫雨霏霏的雾天使人消沉不振一样，旁观种种罪行也会潜移默化地使我们看不到善良，以为世界充满邪恶，甚至会意志软弱者与自己想像中的世界同流合污。因此，我在发表那些案件时，尽管我极力渲染福尔摩斯的非凡之处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仍不免怀有内疚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迟迟不肯透露这一案件的原因。在这一案件里，福尔摩斯的侦探过程退居到



次要地位，而最为突出的是作案者令人厌恶的恶劣品质，他的卑鄙引起福尔摩斯对人性不良方面的深思，甚至超过他为追寻莫里亚蒂教授付出的心血。直到不久前的一天，我的一位七岁的病人才使我重新考虑我的顾忌，这位小病人的牙齿被虫洞侵蚀。“先要告诉我它在哪里，我才能避免用它。”稚语的启示深刻而有力。无需再赘述我的思想过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说明了它的结果。

1

这个案件与我记录的其他案件的第一个不同之处，是它的发生地不在英国，甚至不在欧洲。下面就请诸君跟随我们，到那对我们同样陌生的非洲大陆一游吧。

这次旅行的起因是一位欧洲王室成员所遇到的麻烦。能使歇洛克·福尔摩斯甘愿忍受两三个星期充满等待的颠簸，终于登上驶往鲸角港的客船的原因，只能是那些离奇古怪的细节的诱惑。

航行中，我注意到他从未欣赏过海洋的壮丽景象，却以对旅客们的冷静观察来打发海上寂寞无聊的日子。在这里，他这种过分严谨的思想造成的异乎常人之处，恐怕不能视为优点吧。

“的确，我太缺少诗意了。”

我吃了一惊，“福尔摩斯！你不是……”我又一次因为被他看破思想而惊讶不已。



“是的，是的”福尔摩斯轻轻挥了下烟斗，脸上的倦意并未因我的惊叹而有所减退。“医生，你的眼睛在我和旅客以及海面上逡巡了不止两次，再加上后来你伏在船舷眺望海面之前扫在我脸上的目光。”

“希望我的目光中没流露出轻视。”我有些不安。

“只不过有一点儿罢了，你不必抱歉，我从没指望过你能对我的审美能力发生兴趣。”福尔摩斯从甲板的竹制躺椅上站起身。“要是大海能引起我注意的话，那恐怕是漂来了一具尸体，或者一道闪光使我注意看那是不是一只充当信使的漂流瓶。”

“我相信你对我们的旅伴们十多天的观察所得，足够为他们写回忆录了。”

在风平浪静之中，忽然船颠簸了一下，我们急忙扶稳，我知道快要到岸了。

“你恭维得过头了，华生，”福尔摩斯疲倦的脸上露出笑容。“我从来只追寻那些对我来说有趣的事情，对属于琐碎生活的一面视而不见——不管它们是多么令道德家们赞赏不已。”

“这一点恐怕没人比我更清楚了。你时刻离不开紧张和刺激。”

“尽管如此，在这艘平静的船上我还不是无事可做，昨天在卡喀尔上岸的马提昂夫妇就是一个例子。”

他指的是旅客中的一对新婚夫妇，和我们一样在蒂尔伯里上的船。我记得当时他们出现在码头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在一小群送行人的簇拥下，这对新人显得格格外惹人注目。那男的身材高大飘逸，相貌英俊。新娘娇小可爱，一头金



发，面上的微笑显示她正处于甜蜜的幸福之中。我听见有人称呼新郎为“马提昂先生”，再加上他那严肃中隐含的傲慢神色，明白地表明他来自海峡的另一侧。当时我和福尔摩斯靠着船舷静静观望着这一幕动人的送别情景，他认出新娘的父亲是伦敦有名的富商，五六年前，这位工商界泰斗曾屈尊莅临贝克街，向我的朋友请求指点。那时我已经结婚离开贝克街的寓所，这件案子的内情我不得而知。

航行中最初的几天，这对年轻人时常是其他旅客谈论的话题。

“我觉得启锚后，你一直对这对新人感兴趣，你不是由于羡慕而有意改变自己的生活吧。”我窃笑着说。多年来，我一直为不能成功劝说福尔摩斯正视婚姻而耿耿于怀。

“是那位马提昂先生的手引起了我的兴趣，像那样细长的手指只有在钢琴师和小偷中才找得到。但是这个法国年轻人的脸上绝对没有音乐家的特点。”福尔摩斯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他的眼光是头脑敏捷者特有的，当面对一个智力平庸者时，这种人往往最缺乏耐心。“所以，我总在有意无意间注意他。我发现另一位单身旅客是他的同伙，他们表面上不说话，但是，从眼神中，我看出他们是彼此认识的，而且时常用各种无声的小动作传递只有他们之间才懂得的默契。”

“有个下午，我把你留在舱里，独自躲到餐厅的一角抽我的板烟丝。厅里有一群人围着桌子下赌注。过了一会儿，这位马提昂先生匆匆进来。我临进餐厅前，在甲板上遇见他和他妻子在一起，我听见他当时对他妻子说，‘我马上就来，船尾见，亲爱的。’”



“他和站在赌客中的那位朋友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专心参加进赌博游戏里去了。一会儿，他的同伙不引人注意地抽身离去。我这时仍没明白一场惨祸将要发生。可是马上，我看见马提昂先生没有很快走开的意思，才猛然醒悟。我写了个纸条，让侍者送过去。侍者照我的吩咐把条子交给他时说：‘这是那边的福尔摩斯先生给你的。’他看过纸条后，死死地朝我这个方向盯着。我回望着他，我知道他在琢磨我是怎么看出问题的，而且他在试图恐吓我，还有意检验我知道他多少情况。华生，你的著作并没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我的知名度，因为他对我的名字毫无反应。我坦然地望着他，不过，这只是表面的镇定，内心里却是万分紧张，每一秒钟都关系到那位女性的生死。倘若他再坚持几秒钟，那么，那个发疯奔跑的人就不是他而是我了。我担保这船上没人比他当时跑得更快了，他一下子冲出餐厅，奔向船尾。你看，大夫，我就是这样避免了一场很可能被当做事故的谋杀。”

“谋杀！我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那张条子上写着：马上把你的杀手召回来。本来我可以亲自去保护马提昂太太的，可是，打消凶手的罪恶念头是更彻底的保护。所以你看，我亲爱的华生，我那引起你不满的理性挽救了一位姑娘的性命，不然的话，昨天下午我们就会听到‘有人落水’的高声叫喊。而那个马提昂先生却因为有一帮人作证不在现场，不但可以轻巧地躲过惩罚，并且不久就会满面威容地继承一大笔财产。”

“太难以置信了，他真的是个恶棍吗？”

“从他看了我的纸条后的反应看，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的确。可是，福尔摩斯，他以后还会动杀机的。”

“不会了，你没发现有天晚上我在甲板上和他交谈了几句吗。我迫使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他以为我要向他妻子揭露他，我告诉他：只是教给她一个免遭杀身之祸的咒语。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你准记得在那个小型舞会上，他把你我介绍给他妻子时的脸色吧。舞会结束前，我和马提昂太太已经是好朋友了，我说的那句话你一定注意到了。”

“没太注意，我对舞会兴趣不大，我还奇怪你哪来的兴致。你好像说过要她每年写一封信给你什么的……我想我明白了。”

“马提昂先生也明白了，他知道一旦我在我希望的日子收不到表明这位女士还活着的信件，我会采取什么措施。而且他已经领教过了我的厉害，他知道，多么隐蔽的诡计也瞒不过我的眼睛。”

“可是你却仍旧容忍他继续像只恶狼埋伏在她身边？”

“这有什么不好的吗？我逼迫他收敛了本性，而她也需要他，她把他当做太阳神一样地爱着。”

“可她的爱情是盲目而危险的……”

“人类的感情不都是靠不住的吗，她离开了他又能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呢？既然所有的爱情都是空虚的外壳，那么，这个表面上的太阳神对她不是很合适吗？婚姻不过是一颗脆弱的心急于寻找一个温暖的归宿，一个思想完善的人是不会陷入爱情的泥淖的。华生，但愿你的妻子不会听到我说这话，那样，我亲爱的朋友，你就不得不在她的逼迫下，在我和她之间作出选择了。我相信你脆弱的感情是不会选择我的。所以，华生，为了我不致失去一位忠实的朋友，还是不要让我再谈这事





吧。”福尔摩斯微笑着岔开了话题。

他心中充满对自己智慧的自信，这就是我的抗议与申辩经常碰壁的原因。说服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比摆布一个六神无主的人难得多。淹没我陈述利害的说辞的，不仅是拍打船体的海浪声，更是福尔摩斯不屑争辩的轻慢态度。我只好住口，忧心忡忡地设想那位女士的将来。作为知情者，我有责任向她揭露她的丈夫，不过，她肯定不相信，除非逼他亲口招认，这是我力不胜任的。甚至福尔摩斯在目前情况下也只能迫他就范，却不能令他招供。

我思前想后的结论，只好是无奈的等待了。灰心之余便产生了一丝幻想：也许每年的信件真会一封不少，也许狼真的会改变本性。当然，这只是推脱责任的妄念。

从那一天起，我的谈话中便少不了一个话题，借着每一个机会，我不断地提到那位女士，希望福尔摩斯致力于寻找牢靠的证据，为她赶走那个恶棍。

我的努力直到一个月后，离开了非洲大陆，才有了结果。

2

鲸角港的地理环境极为适于停泊船只，六十年前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英国殖民者在这里扎下了根。这里的风气带有史前时期人类向文明迈进的昂扬气息，对我们来说，恰与古板沉闷的伦敦形成鲜明的对照。看得出来，我们走上码头时福尔摩斯的精神也为之一振，那旅途上凝久不退的一脸倦色荡然无存。



一群半大的黑人孩子把当地的特产举过头顶，把我们下船的十多名旅客缠住。我和福尔摩斯只好一边走，一边打发着簇拥在身边的商贩。他们的英语简单而含混不清。一个商贩手中挥舞着豹皮在我脸上擦了一下，那优质皮毛的毛茸茸的感觉中夹着一丝凉意，在炎炎烈日下，我没有感到他举动的无礼。有一刻，福尔摩斯竟发出高亢的笑声，因为一只非洲小鸟在鸟笼里随着它主人的嚷叫也喊出了自己的价钱。

此时，一位白人青年解了我们的围，他的一身军人装束使得商贩们不得不有所顾忌。

“我是查尔斯·艾德勒上尉。请问，我是否有幸能同福尔摩斯先生讲话？”他行军礼时的帅劲不禁使我回忆起担任军医官的那些岁月，要不是那颗至今仍使我痛楚不堪的捷则尔子弹，今天我一定也在大英帝国辽阔版图的某个角落对人行这样的军礼。

“是的，上尉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您好，医生。”上尉转身扬了下手臂，一辆马车被赶到我们跟前。“我奉约克总督的命令，已经等候你们五天了。请上车。”上尉把我们简单的行李放进马车的后部。在上车时，他俯在福尔摩斯耳边低声说道：“德蓝顿公主目前正在总督府。”这个名字令我暗暗吃惊，我没想到那位显赫的欧洲君王的掌上明珠也被牵扯进来了。

黑人马车夫的吆喝声与英国的大不相同，但是马的反应倒是颇为一致。马车在干热的土路上扬起黄色的烟尘。这时我才得以欣赏港口街道朴实的景致。道路两边土著们用椰树叶搭成凉棚，别有风味的商业活动便在这里进行。土著们之间的交谈



所用的语言使我联想到那五个橘核，也许正是神秘古怪这一共同特性使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这时我才想到英国，二十二天前我离开的那块地方现在想来恍若隔世，世界之大，远不是我们在斗室里所能想像得到的。

“我读过您所有的作品，医生。”上尉把我从遐想中拽回来，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同我的朋友低声交谈。显然，他们的谈话告一段落，他为了不使我感到受了冷落，转而同我搭讪。“精彩极了。”

“难以置信，在五千里之外会有人读《海滨杂志》。”

“除了书信外，那是我惟一神游故土的途径。”艾德勒上尉仰起头闭上眼睛，“我曾走过千百次的街道，大雾中的相撞以及彬彬有礼的道歉。这才是英国，这才是伦敦。”他的怀乡之情并未引起我的同感，因为眼前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所带来的新鲜感才刚刚开始。“不过，医生，您笔下的伦敦，恕我冒昧，过于抑郁了。对于我来说，儿时玩耍的地方总是令人愉快的。”

“也许是吧。恐怕福尔摩斯先生更同意你的意见。他不止一次希望我在记录中去掉那些气氛的渲染。”我侧头看了一眼我的朋友，发现他对我的话毫无反应，正凝神望着跃动的马背沉思，我知道刚才上尉的介绍一定给了他某些线索。

马车行驶了近半个小时，最后在一幢圆顶建筑前停住。这座房子规模不大，但在这里却显得异常气派。房子顶部的浅黄色背衬着蓝色的天空，高贵而柔和，墙壁上爬满藤类植物，又有幽静舒适之感。一个开放着鲜花的大水池占据了房前空地的大部分。几棵椰树随风发出哗哗声响。这些都是我后来注意到的，因为在马车还没驶上房前甬道时，一位身材高大、蓄着令



人敬畏的八字胡须的老人已经出现在廊柱之间。

总督大人的欢迎既不失身份又非常热情，似乎福尔摩斯的到来像久旱的雨水一样，这正好说明这里的人们正陷入一个难言的困境之中。顺便说一下，直到此时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福尔摩斯一开始就明白地告诉我，这是一桩有关王室秘闻的案件，对我也暂时不能透露过多。事实上，直到福尔摩斯使之完满解决前不久，我才了解了更多的情况。

丰盛的宴席之后，福尔摩斯立刻被引到房子后部，我相信，那里是那位神秘公主的隐身之所。宴会是在建筑底层的大厅里举行的，半露天的大厅面对外面水池的部分没有墙壁，只有四根大理石柱。外面的热气进来后，在大厅里形成惬意凉爽的微风。艾德勒上尉宴后很快告辞回军营去了。军营离总督府有三分之一英里远，五十名士兵负责维护督政府行使职能。在席间一直以优雅得体的礼仪侍候一旁的黑人男仆欧夫仁德先生，领我上楼看了看为我们准备的卧室。舒适的条件加深了我对主人热情好客的印象。

我知道天黑之前我不会再见到福尔摩斯，再加上过多的热带鲜果在我胃中不甘寂寞，我便下楼准备在附近转上几圈。在楼梯口我遇见了斯多潘太太，约克大人介绍过她是这里的管家。她看上去不很老，看不出一点不列颠妇女的矜持痕迹，她的热情绝非产生于职业原因。

尽管她的热情常表现在老妇人的喋喋不休中，也丝毫不影响我宾至如归的感觉。况且，我的病人已使我习惯于听取别人的长篇大论。



可没房里这么阴冷。”我绕过喷水池，在管家太太说的地方找到一把椅子坐下。总督府正面朝北，以适应赤道以南阳光的照射方向。斯多潘太太送来了椰子汁和一份报纸。“你要是想去南边的镇上转转，可以让欧夫仁德陪你去。”她指指总督府后面的方向，告诉我镇子的位置。“欧夫仁德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是总督大人出巡时带回来的，他的教养好像是天生的。大人觉得他像幼年时的一个朋友，就带在身边，还取了这个名字。”

那份报纸是开普敦发行的《安卡夫瑞卡》，第一版上有篇有关克鲁格总统移民政策的评论。我草草翻了翻，报纸的三分之一篇幅用来转载《泰晤士报》的文章，看来，南部非洲是个缺少新奇事件的沉闷地区。

从码头而来的那条土路，从总督府的侧面擦过，向南伸延到那座名叫泽姆的重镇。后来我有机会熟悉了那个镇子。那天沿着路往南走下去时，我的影子奇怪地被午后的阳光斜投向左前方，这再一次提醒我眼下正身处南半球的僻壤。

对英国本土上的行政区来说，泽姆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镇，但在南部非洲却是少有的繁华地区之一。靠近港口是它比大陆腹地的地区优越的主要原因。两条从内地蜿蜒而来的道路在这里交会。向北不足十英里的一个淡水湖成为消夏避暑的好去处，美中不足的是到达那里需穿越多座濒临海岸的一千八百英尺高的山峰。镇内的建筑毫无规划，房子随主人的爱好与方便随意地散落在各处。从式样上看，英国人的保守也随着热带雨林的雾气蒸发了许多，轻巧的木质结构中仅残存了宏观上因循传统的守旧感。文化局限于白人的范围，当地黑人则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商业发达，靠转手欧洲机械和非洲物产发财的人



占居民的半数以上。因此，泽姆镇有些市侩风气也就不足为怪了。邮局、警察局一类的机构应有尽有，只是其职责不可避免地过于轻松。一两个酒馆时常起到议事厅的作用。

3

恐怕我已使读者的耐心发挥到极限了，那么，就请读者诸君跳过我到达非洲后最初的两天——在这两天里福尔摩斯只匆匆和我碰了一面，就又归于莫测高深的幕后去了——从第三天傍晚的一个时刻开始吧。就像去掉历史上某些关键的一分钟而历史将大大改观一样，没有这一刻，我也就不会自作聪明地卷进这个案件，福尔摩斯也就不会在完成非洲之行的使命之后又耽搁几天，揭露这桩耸人听闻的凶杀案了。是的，至今我想起福尔摩斯松开总督握别的双手，和我乘船扬帆远去，对身后极其隐蔽的罪行懵然无知，而听任时间的烟尘湮没令人发指的真相这一可能性就惊惧不已。

“我只要她陪我过一夜，这对她的性命来说太值得了。”

我说过一部分人污染了泽姆镇的风气，所以，当我这天晚上在酒店听到这句话也就不足为怪了。当时，我正同我的新交约翰·卡尔先生隔桌啜饮着当地的啤酒。卡尔先生是本地的教员，我们是在街上一次偶然的目光相遇后攀谈起来，随即成为朋友的。在这个人人彼此相识的地方，打破陌生者之间的沉默是一件非常自然而又容易的事。卡尔先生极有教养，我们的友谊迅速建立起来。他的坦率使我马上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这



个单身汉在一次重大投资中破了产，他错误地以为一种当地植物的茎制作的吸墨水笔可以风靡欧洲，不料英国的气候促使卡尔倾全部资产运去的一船制品迅速干裂。在一个月內，卡尔变得一贫如洗。但是我所见到的卡尔却是一副安贫若素的态度。

酒店里用插在房柱上的托盘里的松木棒照明。我看见刚才说话的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干瘦家伙，他的同伴无论年龄还是举止都远比他成熟。此刻他的同伴正按住他的手，示意他回到椅子上，同时不安地扫视着其他的客人。这一微小的动作引起我的兴趣，我遂撇开有关我的英国见闻的话题，插了一句：“我以为这里的治安比起伦敦来要好得多呢。”

卡尔叹息一声：“你看到的雷德福先生还算不上本镇最劣迹昭彰的人。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不得不与这些人为邻确实是一桩不快的事。”

“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人？”我为一位妇女在一个由于黑人的包围而使白人颇为自重的圈子里，受到公开的侮辱感到不解。

“肯定是范格尔太太，他们一直对她垂涎三尺，现在更要借机侮辱她了。传说她的丈夫昨夜失踪了。雷德福正是那种乘人之危的家伙。不过，我不相信范格尔太太会屈从于他这种可笑的以性命相威胁的手段。”

“你是说有个什么人失踪了？”

“范格尔先生。大概是被什么暴力的事吓坏了，躲到某个地方去了。不太可能出什么的。”

我长期受福尔摩斯的熏染，不自觉地养成了注重那些微不足道的现象以期发现重大问题的习惯。再加上镇子里每个与我初识的人，都会要求我讲述一些我那位朋友的经历，使我在多



次陈述中觉得自己也罩上了一层与众不同的色彩。我竟然觉得我一定要为这件事做些什么。

“可能我们能提供些帮助，卡尔，我有个感觉，这好像不是件普通的事情，值得详细了解。”

“你认为有什么……不，华生医生。我可不相信这里能发生值得你写进回忆录的事情。”卡尔微笑着。

我顿时泄了气，从跃跃欲试的兴奋状态中清醒过来，为自己的荒唐可笑而懊悔。恰在这时，进来一个顾客，我正在尴尬的沉默中左右旁顾想找个新话题，所以多看了这人几眼。他的步子很大，坚定而有力，但多少有些自大的意味。他的衣着和其他人一样宽松随便，可从他的到来引起的注意来看，此人定有不同寻常的身份。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卡尔的话使我不由得笑了，真是世界之大，万变不离其宗啊。

“罗伯特·弗格森，本地的警官。怎么，你认识？”

“不，不，”我忙说，“只是让我想起了我见过的几个警官。”

弗格森警官旁若无人地走到吧台前，一副颐指气使的神气，对几个向他打招呼的客人理也不理。“默克，请给我来杯啤酒！”

酒店老板应声将他要的酒送到他手边。弗格森没找桌子坐下，他喝了口啤酒，随后继续用全酒店都听得见的大嗓门说道：“默克，我今天过得真是太紧张了——你听说范格尔先生的事了吧，好生了得，自从我担任警官起还没遇到过一件正经案子呢。嗯？不，不是，范格尔先生不是失踪。”他故意停下来，喝了口酒，仍旧不看身后的听众，“我和局长先生确信那

